

资治通鉴

資治通鑒

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彛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彛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時官負旣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

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
脩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
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
灋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琰上書言黎元之
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
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
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
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
人自亮始也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謚為侍御史坐灋
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謚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
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竒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
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

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
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
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
廣寧蔡邁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夏四月丁巳大赦
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 魏累
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
溢胡太后嘗幸綰藏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綰稱
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尚書令儀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
綰過重顛仆於地崇傷鬢融損足太后奪其綰使空出時人笑
之融太洛之子也侍中崔光上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
手唯堪兩匹衆皆愧之時宗室外戚權倖之臣競為豪侈高陽
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

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
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河間王琛每欲與
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爲槽窻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
旒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馬腦椀赤玉卮制作精巧皆
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竒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
繒布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
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卧疾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
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爲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
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表術在淮南不知世間
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今諸
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官官羽林各建寺於洛
陽相高以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賞賜左右無

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
城王澄上表以爲蕭衍常蓄窺覷之志宜及國家彊盛將士旅
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
太后雖不能用常優禮之魏自永平以來營明堂辟雍役者多
不過千人有司復借以脩寺及供它役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
郎源子恭上書以爲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徹減諸役早
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
能成也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
京房律準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仲儒所受何師出何典籍仲
儒對言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兩
然遂竭愚思鑽研甚夕頗有所得夫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
調校樂器竊尋調聲之體宮商空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

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
鍾爲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
以應鍾爲宮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
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
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宮猶用林
鍾爲徵何由可諧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準十三絃隱間
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
細難明仲儒私曾考驗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
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
與黃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
施柱如箏即於中絃案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
生之灋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

聲之灑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爲奇哉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不合依許事遂寢 魏中尉東平王用以論議數爲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斥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秋八月己未詔免死削除官爵以車騎將軍侯剛代領中尉三公郎中辛雄奏理斥以爲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賜名曰斥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幾復除斥平州刺史 雄琛之族孫也 九月庚寅胡太后遊嵩高癸巳還宮太后從容謂兼中書舍人楊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聞慎勿諱隱昱

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
餉領軍元義太后召義夫妻泣而責之義由是怨昱昱叔父舒
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即義之從祖舒卒元氏頻請別居昱父
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會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亡又使
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華州
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為不逞義復構成之遣御仗五百
人夜圍昱宅收之一無所獲太后問其狀昱具對為元氏所怨
太后解昱縛處和及元氏死刑既而義營救之和直免官元氏
音不坐 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 庚申魏大赦
是歲高句麗王雲卒世子安立 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
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才用見留
餘皆罷遣深祉之子也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丙子日有食之 己卯

以臨川王宏為太尉揚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為尚書左

僕射份奐之弟也 左軍將軍豫寧威伯馮道根卒是日上春

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

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為

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 高

句麗世子安遣使入貢二月癸丑以安為寧東將軍高句麗王

遣使者江灋盛授安衣冠劔佩魏光州兵就海中執之送洛陽

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

有才能輔政多所斥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

將軍元乂在門下兼摠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

灋乂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

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
宋維弁之子也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又許維以富貴使告
司滌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
釋維當反坐又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
黜維爲昌平郡守又恐懌終爲己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
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爲帝許定以富貴
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又奉
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後
又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又曰又不反正欲縛反者耳
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
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
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又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

夜中殺懌於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義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義爲姨父義與騰表裏擅權又爲外禦騰爲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爲之勞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己卯江淮海並溢 辛卯魏主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爲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義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

甲寅元义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子弟熙好文
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
后知遇兄擄大州弟則入侍躬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
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
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
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
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爲國爲身善島名節聞者憐之熙首
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力整獨收其尸而藏之整雍
之孫也盧同希义意窮治熙黨與鎖濟陰内史楊昱赴鄴考訊
百日乃得還任义以同爲黃門侍郎元略亡抵故人河内司馬
始賓始賓與略縛荻筏夜渡孟津詣屯留栗灋光家轉依西河
太守刀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會有一

死所難遇者爲知己死耳願不以爲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
子昌送略渡江遂來奔上封略爲中山王雙雍之族孫也又誣
刀整送略并其子弟收繫之御史王基等力爲辨雪乃得免
甲子侍中車騎將軍永昌嚴戾章馭卒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
不從風而靡獨叟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
日 九月戊戌魏以高陽王雍爲丞相摠攝內外與元義同決
庶務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候呂陵氏生伏跋可
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旣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
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
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爲聖女
納爲可賀敦地萬旣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
言于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

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我也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爲讒也旣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候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伏跋擊之軍敗而還候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爲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候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魏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義之意以桑落酒候之盡其私佞义大喜冬十月乙卯以悅爲侍中太尉悅就懌子亶求懌服玩不時稱旨杖亶百下幾死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